

课堂互动

配音游戏：为下面《雷雨》中周朴园和鲁侍萍的部分对话进行配音，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揣摩人物内心情感，调整语速语调。说说周朴园内心的真实想法，揭露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真实面目。

鲁：她不是小姐，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，她叫侍萍。

周：（抬起头来）你姓什么？

（极度恐慌）（你是不是就是侍萍？）

鲁：我姓鲁，老爷。

周：（喘出一口气，深思地）侍萍，侍萍，对了。这个女孩子的尸首，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。你可以打听到她的坟在哪儿么？

（还好不是侍萍，她肯定已经死了，先确认一下。）

鲁：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？

周：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。

（先撒个谎，套出实情，但是千万不能牵连我。）

鲁：亲戚？

周：嗯，——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。

（找个借口，冠冕堂皇地打听她死没死。）

鲁：哦，——那用不着了。

周：怎么？

鲁：这个人现在还活着。

周：（惊愕）什么？

（怎么可能？她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）

鲁：她没有死。

周：她还在？不会吧？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，里面还有她的绝命书。

（不可能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）

鲁：她又被人救活了。

周：哦，救活啦？

（惊恐、害怕）（她怎么能活，过去的事被人知道肯定要连累我的“清誉”。）

鲁：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，以为她那夜晚死了。

周：那么，她呢？

(千万不能让她找着我。)

鲁: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。

周: 那个小孩呢?

(这些人一定不能缠上我。)

鲁: 也活着。

周:(忽然立起)你是谁?(快速)(重音)

(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。)

鲁: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, 老爷。

周: 哦。

(不是侍萍就好。)

鲁: 她现在老了, 嫁给一个下等人, 又生了个女孩, 境况很不好。

周: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?

(知道得这么多, 可不能把我的信息透露给侍萍知道。)

鲁: 我前几天还见着她!(中速)

周: 什么? 她就在这儿? 此地?(快速)(吃惊和紧张)

(不可能, 不可以, 千万别找到这儿来。)

鲁: 嗯, 就在此地。

周: 哦!

(糟糕, 还真给打听到了, 早知道不打听就好了。)

鲁: 老爷, 您想见一见她么?(慢速)(故意试探)

周:(连忙)不, 不, 不用。(快速)(慌乱和心虚)

(多说多错, 现在假装不熟悉还来得及吗?)

鲁: 她的命很苦。离开了周家, 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。她一个单身人, 无亲无故, 带着一个孩子在在外乡, 什么事都做: 讨饭, 缝衣服, 当老妈子, 在学校里伺候人。

周: 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?

(日子过不好更要找上周家了。)

鲁: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, 为着她自己的孩子, 她嫁过两次。

周: 嗯, 以后她又嫁过两次。

(都嫁过两次的妇人了, 最好离我远点。)

鲁: 嗯, 都是下等的人。她遇人都很不如意, 老爷想帮一帮她么?

周：好，你先下去吧。

（可以了，别提了，我烦着呢。）

鲁：老爷，没有事了？（望着朴园，泪要涌出）

周：啊，你顺便去告诉四凤，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，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拣出来。

（看，我是个多么痴心的人，曾经的旧物都仔细收藏着。）

鲁：旧衬衣？

周：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，纺绸的衬衣，没有领子的。

鲁：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？您要哪一件？

周：要哪一件？

（不可能，她怎么知道的？）

鲁：不是有一件，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，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？还有一件——

周：（惊愕）梅花？

（这些细节居然也知道，除非她就是侍萍。）

鲁：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。

周：（徐徐立起）哦，你，你，你是——

（把我都吓结巴了，还真是她。真找来了。）

鲁：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。

周：哦，侍萍！（低声）是你？

（她真找来了，我要怎么办？）

鲁：你自然想不到，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。

（周朴园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，又望侍萍。半晌。）

周：（忽然严厉地）你来干什么？（快速）（重音）

（时隔三十年还是找来了，肯定想要敲诈“我”。先吓走她。）

鲁：不是我要来的。

周：谁指使你来的？

（你头脑简单，当年就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一定是被有心人利用，合伙坑我来了。）

鲁：（悲愤）命，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！

周：（冷冷地）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。

(我东躲西藏三十年，早就离开了无锡，你还是找来了。)

鲁：(怨愤)我没有找你，我没有找你，我以为你早死了。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，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。

周：你可以冷静点。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。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，这么大年纪，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。(平速)

(她还发起怒来，硬的不行就先哄哄她。)(哭哭啼啼，让人知道过去的丑事多不好。我是无所谓，你名誉何在？颜面何存？)

鲁：哼，我的眼泪早哭干了，我没有委屈，我有的是恨，是悔，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。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了！三十年前，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，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，你们逼得我冒着大雪出去，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。

周：从前的旧恩怨，过了几十年，又何必再提呢？(慢速)(低声)

(往事不堪回首，说多了也没什么用处，不如都算了。)(软硬兼施)

鲁：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，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。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，我没有死成，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，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。

周：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？

(带走一个孩子该知足了，别来影响我。)

鲁：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，才叫我带走的。

(自语)哦，天哪，我觉得我像在做梦。

周：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吧。(中速)

(三十年前的旧事了，说多了只能徒增你自己的烦恼，不如安安静静地走开。)

鲁：我要提，我要提，我闷了三十年了！你结了婚，就搬了家，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；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要跑到周家来，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。(快速)(极度的悲愤)

从周朴园的语言里，我们感受到了一个虚情假意、自私自利、老奸巨滑、冷酷凶残的丑恶灵魂。